

钱锺书从未以大师自居。但他对大师的无知、偏颇却揭露得毫无留情。因为任何大师都有他未知的领域，也有他无知、浅薄、信口开河、幼稚可笑的一面。钱先生举了一个比较著名的例子：“黑格尔尝鄙薄吾国语文，以为不宜思辨；又自夸德语能冥契道妙，举‘奥伏赫变’为例，以相反两意融会于一个字、拉丁文中亦无意蕴深富允许者。其不知汉语，不必责也；无知而掉以轻心、发为高论，又老师巨子之常态惯技，无足怪也”（《管锥编》第一册上卷第4页）。

《奥伏赫变》（源于德语 aufheben，乃不规则主动动词）就是扬弃。比如小麦收割以后，农民要趁风扬场，使糠秕灰尘飞弃，留下饱满的麦粒儿。应当承

认，否定之否定，这一辩证法的认识规律，是黑格尔第一个发现的。这一贡献，确实不愧为哲学大师。可是他说汉语没有奥伏赫

大师的偏颇与渊博

舒展

变，则未免过于武断无知。钱先生只用了郑玄对《易》字一名三义的解释，就把大师的无知驳斥得体无完肤：简易一也，变易二也，不易三也。

钱锺书的巨著《管锥编》开头，之所以拿第一流的哲学大师黑格尔来祭旗，就是因为杨绛说的“因为我们是文化人，爱祖国的文化，爱祖国文字，爱祖国的语言”（《我们仨》第122页）。

这里我还想举出我最

崇敬的小说大师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《李尔王》的全盘否定来证明大师的偏执也会带来更可笑的无知。1906年他发表了《论莎士比亚及其戏剧》一文，对莎士比亚大加攻击，批评得一无是处。说：“莎士比亚的作品是无意义的和不道德的。”我觉得这可能出自托翁嫉妒心理，动机是不可取的，是不甘屈居另一权威之下，让莎士比亚遮蔽自己的伟大光辉。《李尔王》中的思想，可能威胁到他的哲学和宗教信仰吧。

但另一方面，我们还要看到托翁对中国文化精

加画圣母”等一批创作之外，最伟大的功绩是在1563年创办了迪塞诺学院。期间，米开朗基罗和贵族科西莫·美第奇分别担任了名誉院长，一批德高望重的艺术家担任了学院院士。作为世界上第一所美术学院，其不仅培养了一批画家、雕塑家和建筑师，使他们脱离了工匠行列，而且对文艺复兴产生了重大影响，尤其是对世界美术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五百年来，瓦萨里提倡的“迪塞诺”，已从字面意义上的“设计”演绎为一种现代视觉传播的理念。它成为一种现象，让我们在艺术践行中的注重文理并举、自然哲理、文艺批评和终身制教育。这不得不使我提及见闻：围坐在乌菲茨美术馆内的孩子们是如何积极举手抢答老师的提问；一批耄耋长者又是如何手提移动座椅，在1255年建造的巴杰罗博物馆里饶有兴趣地听取讲解；而今天的佛罗伦萨美术学院，已把“培养不唯艺术的艺术才能”作为素稔于心的育人宗旨。当初，瓦萨里在佛罗伦萨所迈出的这一步，如今在历史的纷纭中已变为人文吟唱之海阔天空。



夕照佛罗伦萨（水彩画）

朱大白

逶迤美丽的阿诺河从意大利亚平宁山脉流出，穿过佛罗伦萨富饶的山间盆地，从比萨流入地中海。佛罗伦萨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摇篮，曾云集一大批艺术大师。文化，奠定了佛罗伦萨在人类历史上的显赫地位。

2011年，正值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艺术家和艺术史论家乔尔乔·瓦萨里诞生五百周年。我沿着阿诺河的潺潺流水走近佛罗伦萨，探寻这位艺术巨匠的履迹。

1511年7月30日，瓦萨里生于佛罗伦萨附近的小镇阿雷佐。八岁那年，画家亲戚卢卡·西涅奥雷利对瓦萨里的父亲说道，“如果你不希望小乔尔乔退步，无论如何，请让他学绘画吧”。于是，当时热衷于画小人儿的瓦萨里开始正式习画，先后成为了波斯拉特罗、安德烈亚·德尔·萨尔托和米开朗基罗的学生。也正是有着进入美第奇家族宫廷的学习机会，使瓦萨里与这一名望家族结缘终身。

瓦萨里的一生，受到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的影响，有着非凡的艺术成就。作为艺术史论家，他在1550年完成了《意大利杰出的建筑师、画家和雕塑家传记》以及该书在18年后的第二版。书中详细记录了二百多位建筑师、画家和雕塑家的生平事迹，以人文主义的思辨，提出了“文艺复兴”这一标志性的理念，成为西方第一部里程碑式的艺术史著作。为此，欧洲著名史学家布克哈特曾说道：“要是没有阿雷佐的乔尔乔·瓦萨里和他非常重要的著作，或许我们今天还完全没有北方艺术史或近代欧洲艺术史”。作为建筑师，瓦萨里精心设计了乌菲茨宫。该宫有两排外形一致的高大建筑相对而立，中间留有122米的狭长通廊广场，留有一种时空隧道般的感觉。在临靠阿诺河的顶端，他又别出心裁地设置一个“帕拉蒂奥母题”式的敞廊作为建筑空间，可谓设计者识见敏锐，令人赞叹不已。作为艺术家，瓦萨里除了完成“天使报喜”、“圣路

贺中华南社学坛诞生

陆贞雄

昆山挥毫展书才，
颍水吟诗溢情海。(1)
南社学坛今首聚，
来年盛会次第开。
注(1)：“颍水”指周庄古镇西侧的“白蚬江”。

华那种尊重那个准确的看法，反映出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，博大深远的胸怀，不愧大师的称号。1906年9月，托翁复信辜鸿铭，表达了他对孔子、老子、孟子诸多中国哲人的浓厚兴趣，托翁说：“在我们的时代，在人类的生活中，正在发生一个重大的转变，在这个转变中，中国将起着领导东方各民族的巨大作用（1911年托翁《致辜鸿铭》的信，在《东方杂志》发表）。”这是一个伟大的预言！跨入21世纪，它正在成为当下世界现实的新潮流。愚以为，不敢说领导作用，在发展中国家里，起着榜样的作用，却是不争的事实。

还有另一位俄罗斯的音乐大师柴可夫斯基对托尔斯泰作品的态度，前后有过鲜明的变化，譬如他对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的评价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。1877年9月9日，在他给他兄弟莫·伊·柴可夫斯基的信中写道：“你走后，我又从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中读到一些内容，你真不知羞辱，赞赏这种庸俗得令人愤怒的废话，这种废话为追求深刻的心理分析所掩盖。让这种心理分析见鬼去吧，分析的结果只剩下空虚和渺小的印象……”（《彼·伊·柴可夫斯基》第6卷第173页）。1882年2月柴可夫斯基在给另一个兄弟阿列塞·伊里奇的信中，却对小说发表了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意见：“……你读读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吧，不久前我初

多才多艺、富有传奇色彩的李叔同，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，一代爱国高僧。原先我一直以为他是天津人，后见了他用的二方印，一为“当湖惜霜”、一为“平湖后生”，当湖是浙江平湖的古称，惜霜是李叔同的名号。方知他祖籍是杏花春雨江南的平湖，从中也感受到了那种浓郁而深切的乡梓之情。李叔同纪念馆就坐落在平湖市东湖畔。

无论是天涯漂泊、海外羁旅，还是佛门行脚，青灯黄卷，乡恋是他永恒的忆念。如今祖籍的父老乡亲们，在风景如画的湖畔，为他供奉了这朵带有标志

为政篇载：子曰：“由，诲女知之乎？知之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”

由，子路名仲由。女，同汝，第二人称。知，古今不少学者认为第一个知字为“志”，记住之义，可采信。中间四个知字为知道、知晓。最后一个知字同“智”。

用现代汉语意译此章：孔子说：“仲由，我教给你的记住了吧？知道就是知道，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，这种态度才是明智的。”

首先，孔子所言完全是有的放矢，针对子路的毛病而发。子路果敢、爽直，眼里不揉沙子，但有时鲁莽、粗野，自以为是，发表一些在孔子看来是无知的见解。如子路篇所载，子路妄议卫国政事，认为老师迂阔，质疑“正名”说。孔子当然不高兴，严肃批评子路“野哉”，并告诉他“君子于其所不知，盖阙如也”，君子对于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，大抵是缺而不言。

其次，孔子的话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，告诫人们不要不懂装懂，而是应该端正人生态度，认识到个人存在的有限性，有所知的同时亦有所不知，以实事求是为出发点逐步达到智慧的高度。基于此，钱穆先生、李泽厚先生把孔子的话译成：“你知道你所知，又能同时知道你所不知，才算

是知。”这个意思较为深奥，虽然蕴含在孔子语中，但却不是孔子直接表达的意思。显而易见，子路未必能明白其中深意，所以孔子只说浅显的意思：不要不懂装懂。

去年十二月十六日，杨振宁教授在清华大学时代论坛上发表演讲，认为国内教育者与求学者长久以来秉持“知之

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”的理念，这个理念下形成的教育哲学与教育体制，束缚了年轻人吸收新知识、新方法的手脚，让他们在做学问的路上不能走得更远。愚以为，杨振宁教授孤立地、机械地理解孔子的话，即便仅仅针对子路，“让学生把了解的东西务必弄得清清楚楚，不了解的东西不必理睬，更不必发表看法”，也是不准确的。从普遍意义上说，杨振宁教授更是误读、曲解了孔子。

如果仔细通读了《论语》，深入领会了孔子思想，那么就会知道“不知为不知”“君子于其所不知，盖阙如也”是求知的阶段性的立足点。站在这个立足点上，解决“无知”的问题，此立足点有如向上的无限台阶，一步接一步，总是由部分的无知达到这个

部分的知，永无止境。客观地看人的一生，其所不知远远大于其所知。为政篇中紧接孔子教导子路的话，就是孔子教导子张的“多闻”“多见”，至于季氏篇的“疑思问”、公冶长篇的“不耻下问”，以及读书、思考的教诲，举不胜数。《论语》很多内容都是弟子们由不知而问，孔子则谆谆教诲。孔子只是反对对不知却妄加议论，妄下断语，对不知或一知半解而虚心探讨问

题，孔子总是大加赞赏，如八佾篇所载子夏与老师论《诗》并发表“礼后乎”之见。

作为一小段谈话，孔子只是告诫子路要端正人生态度，并没有说有了正确的态度之后再要怎么做。杨振宁教授却把“不知为不知”说成止步于不知，不再求知，不再前进，离孔子的意思何其远也！



论语新读

中国人素有笼养鸣鸟的习俗，公认的四大鸣鸟：绣眼、画眉、鹌鹑、百灵。江南地区最钟爱的还是画眉和绣眼，当然以鸣叫声急缓高低不同，喜欢的人群也不同。绣眼因体形小，毛色艳，叫声连贯如高山流水，常被豢养在书房中，为文人所偏爱。书读累时，闻其鸣声自在惬意。在众鸣鸟中绣眼应该是与文化贴得比较近的。也正因此，绣眼鸟食罐虽只有二十厘米见方，但笼内装饰摆设却是最讲究的。笼四角扎线，分板顶亮定，分养新老鸟。食罐、水罐、水果插、虫盒、虫签、门花、笼钩都聚集笼中。晚清民国制笼制钩名家也留名至今，作品唯拍卖会可见。

鸟钩以民国钟鸣作品为冠，响铜为原材料，浮雕镂雕、鎏金镶嵌，后来无者。绣眼鸟食罐从清中期定下一高一扁两种型制，青花、粉彩、单色釉。瓷器有之品种，其皆有之，绘画题材也包罗万象，小中见大。现成为鸟具收藏的主要门类，因可赏可玩，令许多藏家视为珍品，一罐难求。

似隐似显地伫立在红尘与空门之间，有如人世出世般的超然。随后便进入一个圆形影视厅观看约二十分钟的李叔同传记资料片《月满天心》，全片生动地展示了李叔同从大富大贵到大彻大悟的人生。诚如郁达夫诗曰：“远公说法无多语，六祖传真只一灯。”

拾级登上二楼，共有七个大展厅，以照片、图像、文字等形式，全面地介绍了李叔同从豪门少年、留日学子、艺苑先驱、教席

良师到佛门高僧的生命轨迹。其中有他1907年在日本组织春柳社时男扮女装的《茶花女》剧照，亦有他与弟子刘质平、丰子恺合影照片。当我读到他写给刘质平的信中提到资助其学费，无须归还，至毕业时为止，仅他与刘知晓时，深为他的一片爱心所感动。展览中有不少他出家后，云游四方的照片，足踏芒鞋，三衣破衲，一肩梵典，但眼神气质却是那么地从容安然，真正进入了“华枝春满，天心月圆”的境界。

展馆的最后一部分是李叔同的书法真迹，其中以十六条屏《佛说阿弥陀经》为难得一见的镇馆之宝。柔和的灯光下，陈列在橱窗里的大师手迹，显得那么秀肃持穆、幽逸淡泊。从纪念馆出来后，漫步小溪曲径，邂逅李叔同与他的弟子丰子恺、刘质平、潘天寿相聚的雕塑。已归隐佛门的先生端坐在一块石头上，弟子们则站立在一边，似聆听着先生的教诲与嘱托。整个雕塑群像细腻传神，令人遐思无限，今年正好是李叔同逝世70周年纪念，如今大师已永驻他眷恋的当湖，伴着芳草碧连天，伴着夕阳山外山……

次把它看完，欣喜若狂”（同上，第11卷第56页）！

钱先生对大师无知的态度，可给我们以启示：一不必大惊小怪；二不必求全责备。大师也是人，一非上帝，二非圣人。他们也会犯错误，说错话，说胡话。钱锺书只是向我们提醒一条：对大师，取分析的态度，万不可迷信。

性的大莲花，在临波照影间，在春风秋月里，让他的乡思有了可以停泊靠岸之地。

纪念馆外是由赵朴初题写的“叔同公园”。林木葱郁中掩映着小桥流水，群芳争艳里可见鱼跃清波，惠风和畅间可听杜鹃鸟啼。踏着明媚的春光步入纪念馆，迎面圆柱柱上即是李叔同1942年圆寂前手书的“悲欣交集”四个大字，在跌宕起伏的笔画中、在疾涩恣肆的

线条里，凝聚着这位大师高僧的一生感悟，给人以强烈的震撼与启迪。圆厅中央是一尊鲜花簇拥的汉白玉李叔同——弘一塑像，身穿一袭袈裟的大师

过，超市的香草罐子和莲波，于是都在飘渺的歌声里奇迹般前来。

“问尔所之，是否如适，蕙兰茝萼，郁郁香芷，彼方淑女，凭君寄辞，伊人曾在，与我相知，嘱彼佳人，备我衣缁。蕙兰茝萼，郁郁香芷，勿用针砭，无限无疵，伊人何在，慰我相思……”这是莲波对《斯卡保罗集市》的诗经体翻译，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句式，使《斯卡保罗集市》和古中国的《诗经》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契合。它们都忧伤而充满古意，一唱三叹。《诗经》里，也有数不清的药物和香草，其名也美，又总和爱情有关，“彼采萧兮，一日不见，如三秋兮”那萧就是艾，有清苦的香味，我在院子里栽了一大片，而迷迭香，它的名字那么美，拉丁文意为海中的露水。

悠远的芳香，寂寞的山林，无法收拾地，荡漾在越来越暗的路途上。

明请读《最美的褒奖》。

十日谈

生活之美

句中国的古诗来比方，分明是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。

而至于《斯卡保罗集市》，原本是一首古老的苏格兰民间迷歌，歌词至少追溯到十三世纪的英格兰，曲调则更早，产生于苏格兰。几经传唱，遇到了莎拉·布莱曼，于是歌词里

爱有清香

王春鸣

那些香草的气味，更加袅绕地散发出来。

我昨天听到莎拉版的《斯卡保罗集市》时，正迎着夕阳开车，因为有山的剪影和大红的落日，路上的喧嚣都变得不足道。在歌声里，我听见荷兰芹，鼠尾草，迷迭香和百里香的名字，它们回环往复地出现，一年年被收割，被拢在一把石南花中间。清风吹拂着折断的野草地，寒香零落，月亮从旷野般的天空掠